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九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內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內集　抗直之文

抗直文引

立朝以正直爲本。用抗疏以條陳。乃恪共夫臣職。故或止邪於未萌。或救敗於垂失。功固相萬。其趣則一。選抗直文第七。

諫獵　司馬相如

鄒守益曰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倪思曰憂愛款懷語厚意長可為奏疏法至雖萬全無患云云何其老成婉曲

李廷机曰上以禍恐

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見獸亦有力絕群類者不可輕犯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

之下以道諭之

楊慎曰輕萬乘二句是一篇主意

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也

善之

按相如此書不敢斥言悖浪之推故特借獸為喻觀其言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蓋詳哉其言之矣後數年武帝嘗

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
收之弗獲夫細旃廣廈之中猶有此變而
況原埜之地乎相如之言匪虛扎

摛言之文

楊慎曰此書足當吳王誅沛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
茅坤曰篇中或長喻或罕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江河聯若貫珠璧讀之亦能動人

上諫吳王書　枚叔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明白痛切竟不能回吳王之惑者利令智昏也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盡也無窮之樂究竟也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郤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莊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過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音滄寒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歐陽德曰禍福兩字此上面安危字更痛切并下文棄義背理之言可等閒日發也

真德秀曰福生有基以下皆言禍福起於細微成於積漸以諷共王真天下名言

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統古綆字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也）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音聾）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抗直之文

林希元曰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温舒此書可謂对病之藥

上尚德緩刑書　路温舒

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存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言推己之心以及天下也）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胡時化曰首把桓文說起因及孝文以孝文起自支室之子孝宣起自支嫡之後皆天意也温舒正欲落之緩刑以應天意故云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云云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出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言每服先王之道者不用

鄒守益曰詞議明達援引當理深中宣帝刑名法律之病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氣蒸也）心實禍蔽塞（以上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寧失不常之摘不濫無罪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

閔如霖曰夫人情一節議論曲盡獄吏之弊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畏為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咎繇即皋陶)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羅大經曰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崖命杖之吏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夫吏之強偃固非而乖崖之斬吏其亦溫舒之所謂文致者乎)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陳沂曰設喻引起下文正是上書本意且收束前面許多說話有照應有關鍵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不對況真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唐順之曰文字未純美其中却有格言

罷珠厓對

賈捐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與拳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禹功德總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南暨（及）聲教迄（至）于四海（此引禹貢之辭）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

王世貞曰唐虞三代不欲廣地地不加大而卒以興秦務欲廣地甚竟地亦不加大而卒以滅指之甚以暗訊時事

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言以德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為楚所溺）齊桓救其難。（襄王初為太子而惠王初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為王者皆定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

唐順之曰言下必廣地引郤獻千里馬事乃言非若武帝之窮兵四夷通西域至安息以規孝元

王世貞曰粟紅貫腐固為孝文恭儉之遺

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天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校謂數計）

化宊啓孝武窮黷之侈心故我朝諸經筵謂人主只可使知稼穡艱難不可使知錢谷出入之数誠確論也

茅坤曰此見用兵廣地之害讀此一段令人酸鼻

是皆廓地泰大句與上非兵革所致句反

也。延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冐頓以來数為邉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攘却也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

應林希元曰至此總提出珠崖言甚激切董份曰自詩云至貪也正言珠崖宜弃之实中間有三段議論詩云至蠻乎是借荊蠻爲喻以見不必擊駱越至置也是奉其工俗之異以見不足擊顓顓至

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席即藉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詩小雅釆芑之詩蠢動貌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邦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與專同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

含也是言其地多瘴濕即有珠宝不足珍以見其不當擊也

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瑇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董份曰此論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毋之知命真可以愧奸雄之心末段叙高祖成帝業處更無餘說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暦数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

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無補

鄒守益曰方露出命字極妙

歸有光曰高祖起布衣奸雄多緣之生心故只就高祖反復議論況高祖以後班生以前未有如此者

康海曰歷敘數子無成以証神器有命之

也（偪起特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但神器有命）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

說

胡時化曰歷舉匹婦之知命者以諷暋嚚

余有丁曰秦漢間婦人如嬰母陵母其偉識卓見高出尋常彼號称丈夫者可不若彼婦哉

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音拙）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卦之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

茅坤曰決字安頓得好徵有警省置意

陸深曰此下申言高祖受命之事自此至成帝業是一意應上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救語自若迺灵瑞至非人力是一意應上然後為兆神所福享

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衆瑞四曰寬明而仁恕高祖寬仁愛人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如嚮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欲都關中故云断懷

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
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
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
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祈契呂公覩形而進女
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
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
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合
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

董份曰歷古今以下條陳利害收前意而總結之

丧保家之主矣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已上語其害以為戒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語其利以為勸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地于河西

茅坤曰首揭孝文貴廉潔賤貪汙為下數句之綱且包括一篇主意、許相卿曰叙文帝事便有許多含蓄在後叙武帝一段當一一與此段反照

言教化十奏　　貢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傳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陸深曰以下連用四故字俱承上文言

許相卿曰繳上故字四段正見與孝文相反處

又曰此下勸之以行孝文之政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相諸侯相守郡守也）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至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輙行其誅。亡但免官。

與上孝文一段互發

王鏊曰此借論孔子以匹夫之權猶足為憲天下以起漢正天下之易意

許相卿曰舍法度二句又見與孝文貴廉絜等句相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漢家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決流之水抑欲墜之物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

反

茅坤曰不懈二字與上相照應

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觧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播芳之文

高儀曰此篇置鑄錢不論獨論當今之憂在於民飢尤為識時審擇之讜

閱如霖曰此二句一篇大旨

董份曰以食為國寶正與貨字相形

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汪道昆曰蘓坡公喜雨亭志云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可以為粟與刘生此論俱膾炙人口徐坤曰泝究弊源是的確議論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於和玉使百金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馮叔吉曰因詩以寫愁托景以

足陛下聖德懸海內之眞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火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堯听康衢之謠問路叟之所憂孔子行游中路聞哭声悲問之虞丘子对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偏天下還後吾親士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感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鴈于野苦行役之詩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謂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追悟匹夫吟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

道愁直有感时濺淚傷别驚心之句

高像曰老成謀国之慮非過計非激談

徨不能監寀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膺揚天下烏鈔求飽呑肌吸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接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謂大禹也）中夏魚（魚爛從中発）潰雖方尺之銭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音山涕下貌）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出處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銭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因議之帝竟不鑄錢

姜寶曰王安石百計聚斂兵欲用兵開拓漢唐故地而神宗信用之文忠公陳其利害深切得老臣告君之躰

胡時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

抗直之文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起頭數句設論冒）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外意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詳盡痛切處令人心腸俱輭

余有丁曰言勝者則敗者可知此意最妙

此下歷舉秦皇漢武隋文唐宗用兵之事以警之

王維楨曰叙秦隋事短叙漢唐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謀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把一句提出）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章長文法縱横處斈士家驟讀之未易得其觧須細玩之方知前輩文字章法甚妙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数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發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深切）。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余有丁曰總結數語精神百倍以勝而僅存勝而遂滅兩語照上勝字正歸結言其勝者之意

此又說仁宗不好用兵以諷之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到此方及時事閔知霖曰叙仁宗無意於兵便兵休事已神宗意在冨強便多言用兵此暗相照管處此一段凡四節然按其首尾又若一氣呵成自呼自應無些斷續痕迹

無怨言。國無遺慮。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冨強。即位以来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獨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為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第二節

錢穀曰師敗反為可喜

按司馬相如曰敵所恃以事無用郎是此意真刺骨之文

茅坤曰中間連接處用既而字於是字故字而字見得用兵之斷綿之延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第二節）王韶搆禍於熈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斃腹心而取虛空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第三節）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粮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第四節）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涵且生人主驕兵輕敵之心深為可慮皆是於閑字中看精神錢穀曰師勝反為可慮

余有丁曰此是實禍令人一讀十涕

王鏊曰譬喻痛切自是實理實事而詞調亦佳

林希元曰此言當時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深切）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音鸞）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

兵弱財匱如此安可用兵

林希元曰此言兵後必有大患不可用兵

林希元曰此言當時天意如此安可用兵

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将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将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

王維楨曰人子得過於父母之喻蓼傚真切如琢如雕

王鏊曰即上意勸其君如此方有收拾有結束

之舉事必監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

余有丁曰上意既盡此復稱說漢兩祖不輕用兵以致丁寧之意

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林希元曰真會說得引誘之意讀之躍然可喜

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幸甚

錢穀評按蘓文多圓唯此篇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閣用方躰盖對君之言須端重莊嚴故也

議是之文

顧充曰歐盧陵朋党論法至㝡而語至易至㝡所以利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李廷机曰時方目若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歐陽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絶到之語）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二句一篇之綱）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應前）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

子為朋歐公此論卻不與辯反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等思索人道不到且救得甚好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隤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

李廷机曰讀至此令人長太息唐安得不亡

苐坤曰翻上通前力為洗發

又曰以下五个莫如字文法錯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上以紂與武王合言之言治亂相間）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角張）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灵獻三朝）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党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党）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上以漢唐合言專言乱）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漢唐）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總前紂漢唐）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

落可誦呂祖謙曰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譬之千鈞一髮木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着力茅坤曰歸根之論

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綴前舜）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綴前武）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總收綴）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右紀事仁宗時杜衍冨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七十

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旣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爲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以爲相恭顯復白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頗屈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修告李
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逮捕下黃門北寺
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家有行
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徙廢禁又六七
百人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

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使人之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王考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為之魁

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一空

禹稷契臯陶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揔二十二人

諷切之文

胡時化曰玩此四戒寧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加慎焉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諷切文引

諷切之文婉於刺譏誰其托始共公酒味誰其終之橐駞種樹選諷切文第八

魯共公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帝女（盖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味）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法）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御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爇曰之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歸有光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更端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女名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莊王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傍佯傍佯徙倚也其樂忘死遂字法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諷切之文

楊慎曰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祖此

柯維騏曰博聞辨智四子下得停當亦東方朔自知之明

客難

東方朔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陽慎曰已上申上彼一時也意

董份曰此言士之顯晦係乎君王以時平

所能脩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蘓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蔡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君也安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無所需才故也

楊慎曰已上申上此一時也意又曰大凡文章承接處最緊要如人身節節處血脉不貫便成痿痺此把時異事異一句總收即用雖然一轉起下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户（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見詩小雅言有諸中必見于外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

脩身意行閔鍵有起次胡時化曰上言修身必榮此引傳數語大意語修身雖不榮亦不敢易行實君子之本心也故承之曰君子有常行云協貞曰修身意止此水至清以下又是申前天下無

齊七百里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斂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害聖人無所施才意

李廷机曰管蠡之喻分明是自評方與甗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其本善之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四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音庭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䶂之喻上下相蒙盖言管蠡之見不能有裨於時而徒欲啜啜當世流鼃䶂之衆狗抵取禍耳故曰適足以明其不知云云非訊客之喻也

理發其音聲哉蠡瓠瓢也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声哉由是觀之譬猶鼃䶂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鼃䶂音精劬一名奚鼠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狐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與糜同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鄭維嶽曰解嘲答賓勝於客難豈非青氷耶

又曰曾不能三字直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安靜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玄黑色也言雄作之成其色尤白故無祿位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

晉到論者莫當止是氣勢浩蕩處

樓昉曰此應上朱丹以上數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illegible]

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頤默而作大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不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起（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矯翼厲翮二句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頡頏上下不定之意）孟

董份曰今大漢以下正與上文四分五剖相反徽以糾墨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看他下個徽字制字散字風字何等奇活茅坤曰此數句即答客難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數句意蓋此時無所

軻雖連蹇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糾三合繩也）墨。制以鑕（折腰之刑）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方）。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縰（縰音史冠也）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飛鳥曰雙 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

須才故智忌眞所忌白而士亦無所自見也

楼昉曰此段即上鄒衍孟軻數句意但再申其意而文不重疊所以為作手

茅坤曰君子寧玉碎毋寧瓦全寧碌碌而玉毋寧落

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罪是以欲談者卷

〻而石區
〻卷舌擬
足之傳何
足以當耶
雄欲以此
自解謬矣

王士性曰
楊子以才
名擅當代
今讀法言
解嘲諸作
猶足傳玩
顧不能守
玄默以終
身㕮〻然
附賊莽頌

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欲害之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思謙。攫拏者亡。拏音奴攫拏執持也言執权用势也。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

功勳慱莽大夫之名亦足悲夫

曰當其際
曰遇其時
曰中其適
曰得其所
曰合其宜
五个也字

亦咲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脅腰骨也髂音格骨也）免於徽（繩）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按涇陽秦昭王弟介閒其兄弟使蹤也又雎初入見時遇王於永巷左右曰王来雎佯為不知曰秦安有王獨有太后穰侯耳卒讚穰侯而奪之位）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音欽曲頤也）頤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搤音益急持也亢絕也）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

相次而下若貫珠然樓防曰前用五也字後以故字一轉又用四个矣字文法妙處

柯維騏曰收拾前意正答客范蔡以下何必云之難

孫通起於枹（音孚）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音背誤也）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於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隨者從其規也）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音是）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相如獻璧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采取草木之英）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李廷机曰婦結只在太玄兩字

驃騎發跡於祁連（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祁連匈奴山名）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貲貨也相如竊貲於卓文君）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漢武帝賜東方朔肉朔割其肉欲歸遺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樓昉曰此篇蓋譏誚世之徇名者故設賓戲處便提出一名字為下辯駁張本

歸有光曰先安頓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

答賓戲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竈突不黔黑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也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

昇颷其舍者迷而攻准攻

董份曰華實數句便見大旨

浮英華湛(古沉字)道德縕(縕於)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鬱被也易曰大人虎変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大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拨滂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縆(音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亾有美謚不亦優乎(四字稍指名字)主人逌(音由)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音要)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凌稚隆曰此言當時正須賢故庸才皆得自見然畢竟非正道而不足貴

凌稚隆曰及至以下言不正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

王廷相曰朝華夕頽福少禍多之言真足

侯伯方執戰國構驚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颮音包急風也）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猋音標）飛景（音影）附霫（霫音闟）媪（媪音奄目光明貌）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攜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蹶弃也）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指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啾啾小声而發趣合屈曲動應衆庶之耳）合之律度淫䞎（音邪）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亾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僥倖）乘邪（邪險）以求一日

徼夫倖險者

又曰商鞅李斯一生厭歷只此四語道破

又曰方今大漢以下言時乎聖賢無所施才

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目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雖旣遒（終也）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含同）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音禾）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氣者零落

楼昉曰所聞指聖人有一定之論以下所覿指吾子游帝王之世以下

此下荅上古之士分二項昔者咎繇至勳也言古之士乃其上者近者陸子至亞典乃其下者

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堥音毛堥敦小丘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氿濫小泉也）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即臯陶）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伸同）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不仕也）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

此言已之所守至師表也止

凌稚隆曰且吾聞以下又言屈終必伸不必求名而名自集意意亦正大

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爾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

歸有光曰收上兩喻而以君子之真配之甚有關鍵凌稜隆曰引牙曠諸人言已所不屑為者與上引伯夷諸人是一正一反意又曰斯文二字應上以著述為業

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伯牙師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王良伯樂軼能於相馭善相馬善馭馬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研古之善計者桑弘羊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諷切之文

呂調陽曰起語便覔淒凉正得此詞之体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為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太真楊貴妃也武惠妃薨后宮数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氏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為己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潜納入宮天寶三載用為貴妃樓上樓前畫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荊楚歲時記去冬至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唐開元中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力士傳呼覔念奴力士中官姓名開元天寶遺事念奴

貫三丘曰此云念奴偕伴諸郎宿后云禄山宮裏养作兒皆所以醜明帝意自謂國之臣子法不當斥言故借言宮邊者人為余泣云云

者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左右每执板當席顧盻左右帝謂妃子此女妃麗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堂之上雖鍾鼓笙竽榛响而不能遏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勑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音宵生絲繒也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涼州徹曲名也色色龜茲轟綠續龜茲西域國名綠續番作樂名李謩擫笛傍宮墻。擫按指也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隊群也楊氏諸姨謂貴妃三姊帝呼為姨封韓虢秦國三夫人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天寶十三年安禄山作反東都洛陽也御路猶存禄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

又曰已上敘連昌宮之隆盛已下敘連昌宮衰廢

年（肅宗即位於靈武稱上皇曰太上皇）卻尋家舍行宮前莊（舍也）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来年少說長安。玄武楼前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兎嬌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箏簷鈴俗謂呼風馬兒）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蛇出燕窠盤鬬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黒。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

又曰此二句乃元微之自述翁言以下文設為老人答辭明言其所以乱也

趙志皋曰已上言開元之治由姚崇已下言天宝之乱由妃子正應上太平誰致乱者誰之說

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姚宗字元之開元賢相封梁國公謚文獻宋璟亦開元相封為廣平公謚曰文正勸諫上皇言語切爕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通鑑天寶十年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后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祿兒錢復厚賜祿山盡懽而罷虢國門前閙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国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来作瘡痏自玄宗天寶年間祿山之亂藩鎮跋扈悔以姑息為政在憲宗時始誅反者李錡

又曰煞句見惓惓愛君之意

闢吳元濟并天下平息號令復行

今皇神聖丞相明。皇謂憲宗 詔書纔下吳蜀平。元和元年鎮海節度李錡反詔命王諤討之諤執錡送京師蜀西川地名劉闢反高崇文討平之 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又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畊。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諷切之文

虞集曰送刺史粘着觀察使之事亦是借此而說彼云耳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說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

林希元曰送人作州而說观察使不止就事論事文有法度意寓規箴非苟作者　茅坤曰一篇命脉在此如擒龍捉虎手中許多生活

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異之失）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一対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為刺史賢為觀察者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同之得）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獨急見觀察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

今人最喜此等文字

茅坤曰規字扯于公在內

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賦歛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進一步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劝許公寬其縣其謙論始公平詞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諷切之文

荣坤曰欲說刺史之難為先說刺史之荣又曰此下說刺史之難謝枋得曰此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盧集曰當時郡守多以使家徵求急不得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有（起潛宕）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鋪叙四十五長短不齊文字之妙）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添之庭二字句便不）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此句一篇肉脉）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

寬其民力故此篇以此為說凡四段

茅坤曰前面兩段意只一句收拾而盡意味淵然

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結得閑雅）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謝疊山評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諷切之文

此段尊中國得体

此段待夷狄得体

茅坤曰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茅坤曰美其遠行無世俗離別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尊中國得体）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体）又選（伏看後應）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

態生色凜然

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頓婢子語剌剌盧達切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獸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諷切之文

茅坤曰以該論行敘事是退之之變調

顧充曰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叅左傳處送石洪處士序文是也

林希元曰與之語道理管到亀

送石處士序　韓文公

石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黄州録事叅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叅謀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音纏水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言其廉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句辯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一句長以

卜也正中間用三个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長短不同

苐坤曰又借從事者之言安頓石先生郤好

二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言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来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以上叙烏公之求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此言出處斷之于己之廬而請焉看他粧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以上叙石生之行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来往叙事

鄭維嶽曰以後全学左氏

（句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也）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能（美烏公）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只下以道自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巧妙）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相與有成）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味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段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相與有成）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須有此一段）敬（結妙）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

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
愈為之序云。遣或作遺

諷切之文

虞集曰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此二句如破）夫冀北馬多於天下（此下如承申前句意）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似入題）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洛得好）曰石生（客）其南涯曰溫生（主）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此段發明前空群意）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

林希元曰自居守至礼於其廬文法凡四段
又曰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有光燄
茅坤曰推開一步才見正大而地位高

一人為榜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峦文法之妙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了却取譬意 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此下歸美烏公且賀且惜多情動人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

枝叄元曰以此兩句收拾前意為天下賀應末內外無治不可得句為吾致私怨應何能無介然句詞不煩而明意盡

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右紀事溫處士名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 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諷切之文

林希元曰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規諷世主是有用之文非相如楊雄之流也豈可以非漢文而少之

捕蛇者說

先叙異蛇之毒方見服是役者之不得已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黑色形質身有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音昔）之以為餌（焙乾為腊脯然後用以充藥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已止也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頭腫也癘音厲疫也）去死肌（除去已死之肌肉如癰瘡之腐爛者）殺三蟲（殺三尸之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汝果以是事為毒而害之乎）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若役（毋令捕蛇）復若賦

楊維禎曰此句一篇之綱按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寫盡民間之苦與此篇所謂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者

使供納其田租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
之乎吾將抱哀戚以求一線生意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
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
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
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號泣呼叫無可柰何不得已而轉徙他鄉
餓渴而頓踣音匐無食而餓無漿而渴又且顛頓道路僵仆而踣焉觸風雨犯
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
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
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柯似士大夫誦此可以竦然惧惕然思矣

又曰此下文勢凡三四轉每轉愈緊

王鏊曰一篇主張先有此一句所以為此說

又曰此轉

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真情真語）吾恂恂而起（賦斂
不及於我乃徐徐而晏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
之時而獻焉（一轉 侯其時之所需而用此以貢獻于上）退而甘食其土之有
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蓋一歲之中犯死而得免者二次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其他時則熙熙而樂者皆不憂賦役之事）豈若吾鄉鄰
之旦旦有是哉（二轉）今雖死乎此（今吾雖死於此蛇吾亦無憾）比吾鄉
鄰之死則已後矣（比吾鄉鄰被重賦而不幸以死者亦已在後矣）（三轉）又安敢毒
耶（又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此且求以更役耶）余聞而愈悲孔子（四轉）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
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

尤佳只此一句便結了

人風者得焉

諷切之文

林希元曰此與梓人傳似韓退之圬者傳乃借種樹以規諷當世盖牧民當順其性亦猶種樹不可拂其性也知種樹之法則

種樹郭槖駝傳

柳子厚

郭槖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傴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我不能有術使木之長生孳茂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不過順其天盡其性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舒展）其培欲平（平均）其土欲故（欲得故舊）其築欲密（密實）既然已勿動勿

知牧民之道矣此立言之意也可謂害世之文

王世貞曰詩家最忌粘皮着骨文家却不甚忌更說得痛切更覺得精神須看此傳

慮（不可搖動不可慾慮）去不復顧（棄去不復顧視）其蒔也若子（其栽種之初愛護如子）其置也若棄（既置之地則若捨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助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根拳曲而不舒土換易而非故易舒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反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

茅坤曰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可與韓文公贈崔復州序參觀

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緒絲）蚤織而縷（縷布）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諷切之文

韓愈曰子厚送薛存義序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顧克曰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河東薛存義將行 起句繫切 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 水涯也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 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也非今之所謂吏也 若汝知其職乎 一篇筋骨 蓋民之役 役使也 非以役民而已也 文老意佳 凡人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 稅也 傭乎吏 循言催吏也 使司平於我也 使主治平于已呂云下得的當 今受其直 催也 怠其事者天下皆然 舉世如此 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喻取民之財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財貨什物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必痛怒而黜退責罰之矣 譬得切 以今天下多類此 今之居官者率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

盤略無滞碍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甚遠

李廷机曰為吏者若思到此将不能一日無事憂勤惕厲之心自不能已矣

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之勢不相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理則相同如吾民何。其柰我民何哉一篇骨力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謂勤于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憎。謂得民心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謝云應前閔鎖吾賤且辱。子厚謙辭也不得與考績功也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於其往也。謂朝覲京師故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諷切之文

鄒守益曰此書文躰三叠而意思淵邃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者法
茅坤曰昔晉公藏室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子厚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就养親上說）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音修瀡音髓秦人溲曰滫齊人胃曰瀡礼記滫瀡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

臺燒公子晏子彼東帛而賀王參元失火柳子厚亦以賀更吊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可謂駭人然鈞有卓見處

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覬

汪道昆曰一篇議論全是寬慰叅元且以為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即叅元亦當為之厮順矣

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人之疑慮。舉為句奇灰燼。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火正回祿火神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昭公十八年 今吾之所

林希元曰將吊而更以賀是捴收一句最有關鎖

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顧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關焉

新刻大方萬文一統九卷終

內集　刺譏之文

凌稚隆曰秦始終興亡之故盡在此篇

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

刺譏文引

刺譏之文直於風切長沙過秦北山移文阿房有賦爭臣有論毆蘇嗣之法嚴詞峻選刺譏文第九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崤（山名）函（關名）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自此至之意與上句長短為偶）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取也）幷吞八荒之心（與下句長短為偶）當是時商君佐之（秦人幷吞之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

胡時化曰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冊而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合從）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趙勝）平原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九國者謂六國之外）

鄭維嶽曰按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非始皇事

有宋衛中山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也即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東西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任性命於獄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林希元曰此言陳涉起事下歷言其人正所以訐秦耳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墮名城恐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鐻鍾）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瓦甕為牕繩樞以繩係户樞）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

凌稚隆曰仲尼墨翟並言此誼未聞道處

之間而倔起仟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非銛於鈎戟長鎩也銛利也鈎戟長鎩皆兵器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易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林希元曰一篇精神命脉全在此两語

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刺譏之文

姜宝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

過秦論中 依太史公刪定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攻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故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

余有丁曰自首至此泛言天下傾心于秦而秦務暴虐不行仁義故至于傾危云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言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太史公添守之者異似誤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一作短褐。裋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一作裂地分

以上十小段文法变換使天下以下總承之此段言二世不能行仁重拂天下之心故卒至于危亡云

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

此段總結上意

此下安危字直應前安危之本句

正傾非也句此篇綱領

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柯維騏曰首叙秦之強而禍亂之作其易如此蓋由于子嬰之

過秦論下 依太史公刪定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櫌音憂鉏柄望屋而食言不裹糧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

不振云

何孟春曰豈勇力三句與上豈世々三句遥對

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自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一作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柯維騏曰此救敗非也句此篇綱領

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於雍蔽

此段承上文雍蔽而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志於海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能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以周秦反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意

此段總結前意社稷安危字與上安危之統安字相應

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賈誼書五作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茅坤曰首假山靈勒移之意泛論夫先處而後出者尚未說入事實

歸有光曰此等文字活潑若畫工描景真

刺譏之文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於北山後因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敵北山孔先生乃假山靈之意以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文移文遷云建康蔣山是也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假山靈而言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堯擧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

切若美女傳情真絕倒一世

茅坤曰此段方說入圓了句、、垂金字、、敲玉讀之令人賞心晋聆不能已已

固亦有焉。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始終參差歧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子平）仲氏既往（中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顒）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馬顏闔守陋問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敷闔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者也）習隱南郭（莊子南國子綦隱几而坐仰天答然以喪其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顒盜名草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等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趪

風雲石泉二句甚奇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音獵）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河而自匿）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餌水隱於岩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書鶴頭帯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音創）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喧

刘辰翁曰王介甫喜誦稚圭移文爱其高霞孤映明月独奉清松落陰白雲誰似之句以為奇絶

囂犯其慮牒訴倥傯（倥傯苦也窮困也不暇給也傯俗作傯）裝其懷琴
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
張趙於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架卓
魯於前録（後漢卓茂遷密令使不忍欺魯恭拜中令螟不入境）希蹤三輔豪馳
聲九州牧（漢書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翼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
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户摧絶無與歸石
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蘭縛塵纓（投簪踈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蘭蘭佩也）於是南嶽献嘲北壠

真德秀曰叙述山灵訊嘲慙愧之狀無一毫煙火氣

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
赴吊。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慙乃周子之愧秋桂遣
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
薇矣馳東皋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
于魏闕宮門也言其高大巍巍然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蒙恥薜荔香草也說文四端而下根可為叢蒙恥無恥也碧嶺再辱丹
崖重滓毀也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灵乎塵遊躅於蕙
路躅踪跡也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
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

蓀坤曰剪裁結斷更覓奇思逸趣

枝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
也俗士遠遊客盖
客謂周顒也

部宜巨此篇宏壮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変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監戒讀之似有餘味焉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虜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房出蜀山木盡阿房宮成此且言作宮之由也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自二山北結屋直至咸陽西面回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赴咸陽毀為太宮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穹如牙高聳若鳥之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屋中心聚處其勢如鉤屋角自相鬭湊焉盤盤焉囷囷焉盤盤盤桓之貌囷輪囷屈曲之貌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水之溜天井中為渦也矗不知其幾千萬落瓦溝矗矗焉不知簷滴之落處幾千萬條長橋臥波。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

董份曰未雲何龍不霽何虹與夫氣候不齊之句狀得甚有意味以上極言宮中之侈

長橋卧水波上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故用龍以比橋成云未雲而龍盖舞雲所以召龍龍者龍星也今未雲何為而龍言橋之勢如龍耳古本作未雲何龍當以未雲為是複道行空阿房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為闕故為複道通焉若空中行耳不霽何虹複道之長朱碧相照有若虹之光彩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宮人歌唱之時則暖響如春光舞袖之時則冷袖如風淒此氣候之不定也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為妃為嬪又以其次則為媵為嬙皆宮女之在阿房宮中者王子皇孫秦之公族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早以聲歌夜以絲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光如明星之在天綠雲擾擾梳曉鬟也髻鬟新綰如天外綠雲渭流漲膩棄脂水也早朝

董份曰按楊巨源宮中怨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盖望幸不得見之詞：甚婉曲

茅坤曰已上極言宮人之奢侈

流脂粉之水入渭河流漲其膏膩言其多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焚椒蘭之香其氣騰騰如烟霧橫斜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之聲如雷霆之驚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轆轆車聲行之漸遠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禮緒佇立遠遠而觀而望幸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終其身而不得一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燕趙韓齊楚魏六國之美人其收藏經營皆精英者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多積也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晦菴云當作不能有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于一旦則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來于此宮之間者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秦人視寶鼎若鐺然視美玉若石然視金如土塊視珠

董份曰連用五多字文勢壯麗可愛且借彼形此尤甚立緻

茅坤曰上文叙其侈此則嘆息而言其弊蓋極言其以奢侈自取敗亡也

如瓦礫

嗟乎。一人之心秦王心也千萬人之心也天下之心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戍旁人負戈卒陳勝乃戍卒耳遂呼而人響應函谷舉謂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楚人一炬謂項羽以一炬之火而燒之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

閔如霖曰末一句大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思悠長蓋無終竆其可咏歌者矣

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則秦下上二世而亡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右紀事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於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復謂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

絶漠抵宮室也阿山曲也房居也乃舊地
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天下只云阿房宮

批評議之文

呂祖謙曰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個賢者

諍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 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後字變化來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崇字變為華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喜色 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照之 愈應之曰。第一段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 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照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

茅坤曰截然四問四荅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顧充曰此等文字以齊整却又不齊整所以為高

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節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句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句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卅二

邵宝曰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俛頭吐舌不敢伸氣

二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下異學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貶得婉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二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

王守仁曰前面意思已說盡了生意只在再設問處斡旋一節深於一節

林希元曰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之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清趣在

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成腐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得婉 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橋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楼枋得曰更端生一議論最警束切當之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掇得醒學史記檀弓文法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充者看他聖賢時人一語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

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充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是高好盡言以招音翹人

王維禎曰韓公爭臣論亦憤一世之奇到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卻亦回互得好

荊川曰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鬆此極文字匠手

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不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迯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刺譏之文

瞿景淳曰說透宦官情弊昭如指掌可為人君寵信宦寺者戒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公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

此正宦官弄巧處

按王露云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閽寺開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乱伊戾聞於宋而宋危数語

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

真髓語

亦痛切但未說及所以然處讀歐公此論自覺絶倒一世

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盖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

王維禎曰到末始寓垂戒之意詞旨深切

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覆其轍也可為悲夫

刺譏之文

呂祖謙曰：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亦可夸，後不可到，中間抑揚反覆反警策處多

管仲論（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

錢穀曰通篇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ミ伏ミ有許多筆法許多光景今者須熟讀暗計方盡其妙

謝枋得曰此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

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此是本）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入正論）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此是末）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一段）（看他过脉）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展轉相望）威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驚人語）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須看有無二字意）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二段）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

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鼂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關鎖）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楊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子）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結得有力）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過得佳）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又換新意）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

胡秋宇曰韓非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矣

茅坤曰引二人俱臨沒時進賢切証

呂攄曰緻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詞不費而意自全）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證然後立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結）

有力

刺譏之文

茅坤曰此作與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文字筆力更高殊無老人衰憊之態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反）海走（音奏）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林希元曰此意最是人說不到

何洛文曰在用趙高句說破病原

呂祖謙曰既說禍乎都不好了又將二个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依舊不失上意最有關闔

斯得成其謀（最好便見得无内外相形）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歸本論）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說破）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此意最高）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說二君與肅代等一般）吾

一丹發難

錢福曰難端解處俱屬國手

姜寶曰此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處東坡以秦法之弊斷之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秦法之酷烈可謂形容商鞅之慘刻

難得好

卲宝曰上面叙商鞅之变法始皇之好殺看此處觧得甚好

余有丁曰前面說始皇鷙悍已盡不如此再生議論便死煞了此篇精采正在此着

盡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荅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葢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塲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

再說商鞅見得非平易忠恕

頤孫云以法毒天下三句乃上粘商鞅始皇嚴恭扶蘇見殺下照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氣勢聯屬血脉渾融不見突兀處

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繳上意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人之言 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足為後世戒 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答前段發問 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

余有丁曰說到痛切處悲哀萬狀

反也（答前段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評識之文

謝枋得曰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鼂錯論並觀

范增論 此篇與賈誼論俱立柱分應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微露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假說此一段其實未正說文字節奏處 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 應上不早意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 音線暴雪也 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至此方露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

呂祖謙曰若無陳涉之滑民六句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無曲折且義帝之立一段一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妙法

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篇綱領）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又聞此二句則文勢優游）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應弑義帝之兆）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頊充曰波瀾起於項羽其殺宋義雖過然勢不容已

呂雅山曰坡翁范增論始皇論足謫居儋

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於人所不見處生議論）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應疑增之本）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綴上不斷轉無為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筆力壯氣滿意足）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

耳時作詞修而意遠之皆深思極搆之文與少年制科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illegible]

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為人傑正如韓文公諍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剌譏之文

謝枋得曰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

呂祖謙曰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

晁錯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上声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晁錯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也則天下之禍

变躰製甚好大槩作文漸々引入來

茅坤曰於錯之不自將處尋破綻立論

凌約言曰着堅忍不拔四字責晁錯不能從容收功仍看餘字驟字便見錯所以取禍處

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晁錯之說）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此下驟字應）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

余有丁曰東坡文字最服人處全是懸空議論捻死欵處着精神如鼂錯論若徒說鼂錯不是便不服人

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断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

人必須為錯開一線之路方見作手　茅坤曰因自全遂生自禍兩字收上錯有以取之之意

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棋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奕者能知之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刺譏之文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好見見

唐順之曰過接處不費力此段意思最好

朱晦翁曰子瞻文有氣骨故其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崖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

（一篇綱目）（句法好）（拓開）

文壯非若於枝葉上扮澤者

呂延濟曰本李斯形荀卿老吏断獄手絶高

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露机）平易正道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提破此意高）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

呂雅山曰世與獨兩字下得極妙見荀卿為異端處

王慎中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然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又撥到李斯）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警策）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此亦（又推到荀卿）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

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尤是長公深文排段

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喻警切）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

攻擊之文

謝枋得曰此辯文法從孟子來

攻擊文引

攻擊之文當以理勝唐四大家各有雄辯拔其尤者以為定評選攻擊文第十

諱辯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叙事）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烏蓲草名詩音豪江東呼為烏）

謝枋得曰理强氣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様文法

蒞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蒞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証二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周敬保成子釗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所以呼為杜度此

呂楠曰此一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

茅坤曰自周公作詩至此凡十事變作八様句法極鏗鏘有力

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祖廟諱秉近代宗廟諱饑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耳用官宮宮妾承上二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不直說出為不可耶一轉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意不襄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茅坤曰收拾前意極辨

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二轉）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三轉）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孔子曾參者耶

攻擊之文

呂雅山曰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四句不合掌所謂丑樣不俗又曰狐先二句應卿相疏外二句應不愽謀卒定句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柳柳州

叙事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宦官）以畀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主意）節一　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節二　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下字好）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回互）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此句生下句）之臣乎 節三　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軍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換新意說）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 節四　然而齊桓任管

人與獨謀於寺人相應大抵文勢如貫珠正以終篇首不宜謀及媟近一句乏綱開如霖曰說到晉文誤後世處雖似深文然亦見君人一弃一動毫不可苟稍註誤終有不得辭其責者是深一節議論

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下文回互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節五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節六景監時秦孝公宦官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公石顯二人漢宣帝宦官餘意精神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節七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又是意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攻擊之文

謝疊山曰七節轉換義理瑩明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着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

呂祖謙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畱好意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珪曰以此封君　史記晉世家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此段只是叙事）（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開二段說）。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

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又曰前既推刻須說正理

茅坤曰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破得好）（四節○此一轉尤妙）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又不當束縛（意思好）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音缺毀也玷也）者之事（七節）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

謝枋得曰辨雖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辨亦理勝也

與韓愈論史書 此書元和九年所作　柳柳州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今書昰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豈宜句唱到此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生意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以下二段以重明輕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

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
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
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生一意）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
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
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
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
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言且顯也又不得以春

林希元曰子厚因韓書有云豈一人能紀而傳之之句故此段責退之言已若不為則史終廢義理最正更無說得

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作前漢書固辱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怒譖之以為暴揚國惡魏武帝族誅之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林希元曰此跋又是因駱昔有云若有鬼神將不福人之句故以鬼神之耶注者辨之又以平生所自負者責之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曰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

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茅坤曰古人規摸間架聲响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塗土木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予厚此篇全學韓昌黎諱辨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得他好處故一旦臨文唯我操縱唯我開闔一莖艸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口舌傳也

攻擊之文

呂祖謙曰下兩尤字精神

錢福曰結上二段分說君子小人又妝得際

邵寶曰此段疑辭設難為太宗解下字亦有斟酌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立兩句柱發起）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接有力）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眼目應得出）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下字法）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一篇本意）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邵宝曰緩縱說下方說上下交相賊語

錢福曰上賊下二句如孟子言楊墨比禽獸必先說為我無君兼愛無父之類

呂祖謙曰反結上施恩德之說文愈壯愈緊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兾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来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成以成此名也（驚人險語）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悪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来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来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来歸而赦之可偶一為

又曰前不說堯舜三王畫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盡
又曰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
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
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雅山評永叔文窮極古今変態如卿雲從風卷舒
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攻擊之文

茅坤曰以上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
又曰以諫官非宰相以見得諫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司諫七品官爾（自下說起抑揚）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此是一篇）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主意）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官大

閔如霖曰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警策處

呂祖謙曰總上二段並說怕偏故以言行道亦行轉結諫官見得諫官與宰相等處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再說前意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

樓昉曰七品之官数句應篇首一句材賢二字又起下作過文歐公安頓此一句甚見力量

茅坤曰將執事有待而為句是探其意而非之且承上接下其有力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始入事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

茅坤曰欲說下事先立此句

樓昉曰精神都在幸而城為諫官與向使止五年六年兩轉不唯說倒陽城且有助退之

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叫起下多事意）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倩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

韋慶厚曰求叔文其原實出於韓但淨法後更自加變態

樓昉曰一篇意思以四句收拾所謂數言有萬斤之力

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何意味處）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文勢凡四句）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極有力）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有收）

拾學韓文

謝疊山評歐陽公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沉聱又不如韓文公之奇〻怪〻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文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卌

攻擊之文

疊山曰知介甫於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於方用者呂獻可雖廬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呂補曰一轉最妙言安石乃王衍盧杞合

辯姦

蘇老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非靜者）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轉便）其理固有可見者（應同然意）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不是頭治之王）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而為一人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道
按介甫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力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有若人為之羽翼安得不釀靖康之禍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不是頑治之主）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反應同然意）未必然也。（以起下）今有人（指王安石）口誦孔老之言。（暗指安石飾偽）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斷到安石）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明指安石）衣垢不忘澣。（下近人情）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之定衍）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illegible]有餘不盡令人一唱三嘆蓋寓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吾言為過毋願安石用使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王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二子各有未然意）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右紀事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

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
先生獨不往作辯姦一篇

新刊萬文一統卷之十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卷之十一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内閣大學士瑶泉申時行　勘閲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彖斗　繡梓

内集

議論之文

議論文引

議論之文貴有筆力。龍門諸篇。允矣莫敢嗣。是而後獨取眉山父子以為論式。選議論文第十一。

禮書上 刪其繁無分上中下三篇　司馬遷

茅坤曰太史公於禮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

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响然其深者亦儘微妙矣
緣人情二句是一篇骨子以下至物有節文正是緣情制禮依性作儀處

也哉。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群品順四時而動成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爲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以金飾諸末為文飾也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枯草以

唐順之曰叙禮制與廢有典有則中間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

（為席）皮弁布裳。（以鹿子皮為弁布素為裳）朱紘洞越。（朱紘練朱絲紘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大羹肉汁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彫謂彫飾也言彫飾是奢侈之敝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按韓非子云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

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也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李廷機曰禮者養也一句接上養字来後連用五六個養字一脉說下

李廷機曰又生一辨字乃是論禮大根節處前面養

禮書中　　司馬遷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音止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二字疑衍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音滓几席所以養體也疏謂窗也簀謂第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謂蒲華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

字乃起此意與上篇正名字血脉相聯

此段見禮制之不可已也議論甚高且四用孰知字

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茝香草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武武王樂象武舞也韶舜樂護湯樂也步猶緩車音驟則和鳴之音中於武象騶車則中於韶護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交龍為旂寢兕持虎鮫韅兕虎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鮮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刑戮及身下文

[illegible]用若字若字文法亦奇

此四科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

看他取束儒墨兩段文字甚疏陽且謂儒者兩得墨者兩失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邪

皆放此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荀子以氣為性故云情勝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等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自此以下皆是儒分之功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彊而且堅固之本威行之道也正義曰以禮義道天下天下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正義曰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

楚人已下言由其道則行下由其道則廢之故以証上三不足

此段應堅革利兵不足為勝

此段應高城深池不足為固

故為功名之總王公由之（由禮義）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宛城之剛鐵）施鑽如蜂蠆（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音速）（剽遬疾也），卒如熛風（熛風疾也），然而兵殆於（將名）垂沙，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蹻楚將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為四），參（參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堅甲利兵哉）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豈無彖）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楚北境也），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楚地）郢舉，若振槁（槁乾葉也），是豈無固塞

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故也言不由其道則[illegible]

古者之兵至此由其道故也言

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言無人必保其性然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此反應堅甲利兵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此反應高城深池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則下應之如應響耳時使而誠愛之此反應嚴令繁刑則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罪字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

由其道則行

李廷機曰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則當時帝堯之以禮為尚隱然可見

治字正與上文乱字相照管

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得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礼之原）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類種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偏亾者亾其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詩選之文

索隱曰太史公曰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

禮論下

司馬遷

凡禮始乎脫（踈畧）成乎文（文飾）終乎稅（音脫和悅人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或文勝情或情勝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其下情文俱失歸心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也）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益損也本末相順（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禮始於脫畧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畧是終始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至察有以說

又曰弱荀作溺嘆荀作喪楊倞曰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

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說乎人心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法則也

言天下士以上至帝王能從禮則治安不能從禮則危亂庶人攄於事不能法禮也

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

禮之貌信深厚矣雖有卿子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懦弱敗壞之禮也

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嘆

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淺俗褊陋之言

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

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

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

正義曰[illegible]謂

又曰天高地下日月明應前天地以合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矣廣天無窮應江河二句聖人應好惡二句

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道)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輕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堅固能慮能固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

五極字應立隆以為極與礼者人道之極句相喚應

又曰厚大高明又揔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礼之隆道之極故曰立隆以為極而莫之能損益也

之中流也 言文飾情用表裏內外合於儒聖是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 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 中謂情文 步驟馳騁廣騖不、外、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減省而合情文處得其中縱有戰陣殺戮邪惡則不棄於禮義矣 三王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騁也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 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若常守宮庭焉 人域是域士君子也 處平常人域之常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君子 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音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 旁皇猶徘徊周浹猶周匝言徘徊周匝委曲得禮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 故聖人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 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其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言君子內守其禮德厚大積廣至於高明則是禮之終竟也

律書董份曰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一篇主意宋律於兵械尤重偃見用兵者必銷兵即為至樂矣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引武王見律之應兵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意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故太史公云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

董分曰此言兵所由起復引黃帝諸人以見兵不可廢意

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音什）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以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齊用王子（子成父士作士）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秦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自豈與至等哉為一氣）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

凌稚隆曰自高祖至末言偃兵之效而以和樂結之

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音掛）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第不過引起孝文耳）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音[illegible]也）南越朝鮮（王[illegible]之）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

其言意深遠矣

柯維騏曰以不用兵為至樂應前六律於兵械為尤重二句且畫出太平氣象

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應高祖厭苦軍事）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柴武之言止此）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至樂者乎

議論之文

王維楨曰按此甚言富足若是武帝而自為空虛直可嘆也

平準書 叙武帝興利此段入文章正宗　　司馬遷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錢盛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粟盛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馬盛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戢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豪富無官位以

楊慎曰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曰巴蜀之民罷焉曰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皆相傾為文文法不整而整

威勢主斷曲直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結上生下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敘事錯落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人名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音完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議論之文

胡思泉曰此論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八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設後辨又起別解似[illegible]

春秋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發端）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自此至位之與也是又第一分言夫子不惟以是非且賞人）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以）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

解牛讀此文若滔細心研究看他辨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立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

趙德麟曰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而欲行賞罰所以託於春

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此一節是第一解言賞罰却無妨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一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孰塗自此至何足為春秋是第二辨言賞罰非真之人而告之曰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一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自此至何足為春秋是第三解言賞罰乃是萬世賞罰之公也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

秋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與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之可假以天子之權也

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魯一解○到此方明說與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 一篇主意全在此段 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若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 至此方說明其解 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 此五句是第三段言賞罰之權安可存魯 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自此至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是第三解就與使周公說出存魯之意 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

茅坤曰老蘇此文俱是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態故猶可取

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說浮意出）天子亦曰天子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關係世教之言）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解此一句足第三段言何不遂之）夫子欲魯如齊桓（此齊晉）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自此全開明以此斷）（見其第五難言齊晉與之心不可與惟魯心存王室獨可也）為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全是無中生有）

芸

李東陽曰此段慨嘆子貢之徒不逹夫子以春秋與

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傾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直是論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將无作有斷得斷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有收煞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餘波不逹夫子之意續経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

畢之意最有精神

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餘波作結尾）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議論之文

鄭守益曰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

諫論上

(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譎諫二戇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五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曰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毐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任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鑕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

姜寶曰持說參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不覺於從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句波瀾）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虐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

何維馭曰入臣因事納忠以此五法行諫術亦是正當議論不可以苟訾

○正用之之術處應上奚術而可之間

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若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父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

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如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行

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趙王武臣為燕君所得因之欲與分趙地

馮叔吉曰援引古事該覈詳切博而不贅

乃歸王使者往燕輙殺之有厮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

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人內憂敎田常而齊不得伐魯

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若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

武公以麋鹿質頁褻而楚不敢圖周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弒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吞

則兵至南楚乃止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於太后并封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惠帝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往

康海曰引証理論勢禁等說亦自有理但所援者不過春秋戰國人品而不及漢唐豈漢唐諫臣一無足

揣若乎此蘇公所以不免於戰國縱橫之謀也然亦打頭一術字壞了

見平原君朱建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閎籍孺說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
誅侯旦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孺從其計果出
辟陽侯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梁王以殺袁盎故帝使人責之
王始謀反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說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若陽徑至長
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悒切齒側目於貴臣
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
之帝怒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
太息蘇秦說韓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
王羞之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
長跪請教范雎見秦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模倣荀卿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屏左右王跪而請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

酈生謁沛公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

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咲田文

君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狼虎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無為土偶人所咲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以弓繳感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身以勇士為繳特加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

蒯通以娶婦悟齊相

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禮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蒯

茅坤曰轉得便故無痕

張之象曰得此一段文氣方壯且發以說為諫之意甚透

李于鱗曰術字步步回顧

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此隱而諷之也五若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轉下正言成功意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

心也是以龍逢比干以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上尾

議論之文

宗臣曰此篇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于賞以勸之刑以威之盡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不刑則不懲也末復歸重于刑便見彖論凿々

諫下

蘇老泉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性非

顏冲臣曰余每讀此篇至頓見猛虎之譬輙為之解頤所謂以文為戲足資談咲者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傅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頓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

此類是也

盧集曰太宰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观御史其臺言其清苦而類虎也七大夫能其清若如老頭陀必能據鶻虎如真御史豈以當不當移易其心哉

乎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異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趍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此■代字放■

不信也

議論之文

論以制曰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其明者當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數用術之疑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瑕亦然

此段二句明辨攻者攻

明

蘇老泉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先儼然其若君

之不得及昔不及之此日月所以為至明

錢穀曰前意未盡又反說以盡之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反說更瑩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道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獸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卲寶曰日月雷霆喻賢者日月不用小明卒不可一日無雷霆不能及擊卒不敢犯喻賢者之用心約而成功博故過脉處除却聖人之

錢激曰引齊威事是以其所及濟其所及賢人之治天下以時也

明不論即接下云吾獨愛天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看他轉換）此句兜上甚紧又把愚者形之何等春容是無他也事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無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竊哄也（一句結下）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多則惟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少則易及）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

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illegible]於九也

議論之文

婁寶曰此文絶似孫子謀攻篇而文采過之老蘇自謂孫吳之

心術　論將　　蘇老泉　傳說之戰學俗稱麋

首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次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簡切無不如意非誇詞也

羅大經曰按郭仲晦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

四段

韓非子董闕于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無兒馬牛無有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敢犯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頷招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就也老泉將嚴士愚之論本此

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

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豊財而已正與老泉之論合

五段　王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六段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之術也

毛憲曰此兩端最得兵家要法然皆古人之良規孫臏之減竈虞詡之增竈趙雲之開營示伏

吳寶曰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檀道濟之唱籌量沙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故皆能不敗事

七段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議論之文

迂齋曰風骨甚高可與孫武子荀卿驅騁

攻守

蘇老泉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

唐順之曰蘇老泉謂正道而不知奇者其將木偶人余謂純任奇而不正者亦非善將兵者也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还相生如環之無

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秉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秉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

楊愼曰引證正道奇道伏道三項事實又錯綜變化

而他户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見後漢主炎興元年）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見孝景三年）田禄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見光武建武十一年）自江陵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擣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陵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

王慎中曰攻守兩端計無出正奇兵伏三道此亦經生之常談然如老蘇之議論引証砭肌刺骨處則罕見其儔

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漢武帝元光五年）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見唐僖宗廣明元年）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林言黄巢將）言尚讓（尚讓黄巢將也）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議論之文

謝枋得曰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有所見遂作二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劣思

高祖論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起伏）不如陳平（先抑）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先抑）微此（無此也）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祖乃木強（有勸）之人而止耳然（先抑）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揚）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冒頭）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斡旋極好）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

析意刺骨作文非淺學所到

謝枋得曰老蘇因斬噲一事立一篇議論如一篇題目與周勃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為其為惠帝計所獎

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一句尽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

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應在後。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下字切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主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

噲可以去呂氏之党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人曰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斷

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獸於噲不仁耶陣淳評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呂云紫淳亦謂新意見斬噲之由且帝之不以一女子啟豪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

噲一着且噲不死其助産祿之叛亦未可必然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

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一篇意至此方點以處為定）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音代欺也）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産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椎殺人而埋之）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如論之結尾）

議論之文

姜寶曰老泉論六国賂秦其實皆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明深謀先見之智

余有丁曰此段論衡宕可謂曲尽大都即

六國

蘇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盖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

蘇季子說諸王之論

董份曰正應不賂者以賂者喪

史說齊燕趙失疆援而破滅

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猒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何孟春曰此下為六國畫圖甚妙皆是無中生有

姜寶曰末一轉有無窮之感蓋指當時賂契丹事

三國諸魏韓也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燕不行良將趙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帶下讀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刧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刧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議論之文

邵氏後録曰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全類戰国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实録謂子瞻有戰国縱横之学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冒頭）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原題）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間架）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承准）夫齊晉之

舒芬曰更看此段然雜處又為下段解釋張本

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
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
未能絕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
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
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
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下字好)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
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
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
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為不足録
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

呂祖曰此数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真是鉄担子

彼自中国說入夷狄

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絕者不足以寄其襃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戎純是夷狄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詳題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邉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

此自夷狄說入中國來

讀充曰閱頭上面無[illegible]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結尾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起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議論之文

鄭維嶽曰此論在今日可為箴銘

大臣論上

蘇東坡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何孟春曰
割癭之諭
千年以来
獨見
郁離子曰
禹門之癭
人頭沒于
胛而癭代
為之元口
目鼻耳俱
不能為用
非封人講
而為之割
之人曰癭
不可割也
邪听卒割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内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武謀誅曹節節乃梟武首于都亭[illegible]進謀誅張讓讓乃斬進[illegible]袁紹擊之而勝紹聞進死

之信宿而死国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瓔亦亡矣国人掩口而遂嘻恚何宦家絕崔昌遐之徒暮狄知割瓔而不知大命之随苦也

何武

文曰猶賢

乃引兵捕斬趙忠等三千餘人張讓投河死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訓注等欲誅仇士良等反為所害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召朱全忠還闕斬第可死者數百人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瓔然者瓔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何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

附訓注故
以武進
言而訓注
可知

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議論之文

鄒守益曰此篇主意謂大臣之職在從容以俟其成不在急遽以速其衬末引平勃

大臣論下

蘇東坡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一轉甚有光焰）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急之以合其交）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相和事左哥

何維騏曰言速之所以為患乃深識當時事勢誰道及此

茅坤曰此千古經綸手王曾計除丁謂似此得意

姜鳳阿曰此論漢唐雖亡于宦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欺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寬之以待其變）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用其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

官宦竇武崔胤欲急誅之以成其變也

弟坤曰先說此數句引起平勃事

柯維騏曰談及交驩和調意是歸重自固

而勢不偪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閑鎖上兩段）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潰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鎖）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决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引平勃為証）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其君子之交正去小人之本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亾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為大臣矣。

議論之文

黃震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尤長於陳述叙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此一段俱是將無作有當取其法以為時論国手

留侯論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

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好句法

張良傳知此本末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當看美書

然

微露

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將亡漢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所終

且其意不在書

空中一拳

當韓之

謝枋得曰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养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鉄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者

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三百斤以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為尚父而佐武伐紂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

父之圯下始命之取履與之期五更相会数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錢穀曰把意思說得

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于橋上子房後至怒為一毀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人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卧即仰膽飲食每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又提前語重發明之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事何則非有平生

如此透徹

呂祖謙曰万派飛流注在一壑

林希元曰此是因祖擊始皇上起議論意思甚高象理亦正當匪特文章之流也大夫處世當以為法

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上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獘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去声

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姜寶評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獨有一張椎耳黃石辟穀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託為言坡公何必危其一椎之幾於死又指黃石為隱教之然其文則佳矣

議論之文

姜鳳阿曰此論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疎廢為長沙傅召至宣室又復為梁傅不一年而梁王墜馬自傷

賈誼論

蘇東坡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哭泣以死皆不能慎其所發而終以苻堅用王猛尽棄其舊臣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一轉最妙

一朝之間便與三宿異應不忍棄其君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議論出）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此為傅長沙傅梁之病根）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

唐順之曰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踪跡

聶雙江曰東坡以不知默默罪賈生然余觀東坡被謫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气甚不平烏臺之勘赤

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忽有歸过漢文不能如苻堅用王猛以全生之才一轉最妙）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illegible]謀彼其匹夫略有天

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曰憂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絕出獄更賦詩云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

下之半其

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皤洲評議論委折曲盡人情使賈生而聞此論不至憂傷病沮矣

新刻李九我先生大方萬文一統卷之十一終